

# 郑永年： 乌克兰战争与世界秩序重建？（下）

北约和俄罗斯你来我往的行动模式，正好反映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行动逻辑，而它们的行动在效果上又反过来加剧了旧国际秩序的崩坏和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今天回过头来看，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既意味着建立在冷战两极格局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着新秩序种子的萌芽。19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理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主导确立了“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甚至是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条件。但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尽管苏联和以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

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个表现就是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西方很快占据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尤其在东欧和中亚。俄罗斯的不安全自然是北约过度扩张的结果。

## 孕育新国际秩序的两条主线

也就是说，旧冷战秩序解体表面上看是西方秩序的全面胜利，但实际上就在那一刻起开始孕育新的国际秩序了。新国际秩序是沿着两条历史主线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极度挤压和由此而来的俄罗斯的极度不安全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现年68岁的普京当年就曾以克格勃特工的身份活跃在冷战的最前线，尤其是东德。普京在2004年曾经对苏联的解体感叹地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北约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随着其对手华约的解散而消亡，反而继续扩大。

对普京来说，北约东扩与西方领导人在东西德统一时对俄做出的允诺背道而驰，是对俄罗斯历史性的背叛。在

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人们往往认为，普京所说的这个“君子协定”并没有载入官方文件中，这场争议遂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公案。但即使登入了官方文件也不会对大国的行为构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因为世界秩序的本质是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无政府状态”。

北约在1999年第一次扩员，并在2004年吸纳了苏联在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伴随着新千年后的一波“颜色革命”，局势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权更替的形式告终，亲西方的领导人上台后就不遗余力地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不断激化着与俄罗斯的矛盾。2008年的俄格战争就是矛盾失控的结果。

2021年底，北约重申了2008年确定的、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这无疑再次勾起了俄罗斯人基于恐惧感和空间压迫感的怒火。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比格鲁吉亚重要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人多地广，更源于俄罗斯人对乌克兰难以割舍的民族情感。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历史上第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诞生地，作家果戈里、政治人物托洛茨基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在乌克兰。

克兰。

俄罗斯人自认为与乌克兰人“同文同种”，普京等人至今还把俄乌分裂比作“一个巨大的共同灾难”、一个“用伤痛包裹的伤痛”。只要对俄罗斯历史有所了解，只要对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极度不安全有所了解，人们便不会对普京的乌克兰战争感到任何惊讶，惊讶的只是普京高超的手腕和精明的政治算计。

但现在，普京用一场全面的乌克兰战争震惊了欧洲，震惊了美国，震惊了全世界。美国通过出兵乌克兰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美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战略判断失误，意识到普京和俄罗斯依然不可小看。这将大大延缓美国的战略精力从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的步伐。

接下来，普京预计还有15年-20年时间争取进一步组建和完善一个“小苏联”。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年来“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的论断是可以质疑的了。这意味着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但不会被美国所中断，中国还可以在新世界秩序构建过程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 中国与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

地缘政治的天枰再次倾向中国。美国主

导的北约的行为表明，原本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美国已经无力维持，新的世界秩序朝着多元化深度发展，即“深层多元主义”。今天的世界群雄逐鹿，不仅有普京的俄罗斯，而且有莫迪的印度，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有欧盟的法国和德国，等等。

在新世界秩序的孕育期，每个大国都在构建自己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图景，而它们的期待往往彼此冲突，在根本利益上无法达成战略共识，甚至缺乏做出战略妥协的意愿。正在形成的新国际秩序体现为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更分散，没有超级强权，只有大国和区域型强国。西方自由意识形态会继续存在，但不再主导国际秩序。

对中国来说，乌克兰战争让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化。国际局势云谲波诡，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大国互动中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更加理性，来不得半点情绪化，任何情绪化的冲动都会带来颠覆性战略错误。

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国之所以为大，或者之所以被视为大国，并不在于其挑战旧秩序，更不在于其进行战争的能力，而在于其推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和能力。（完）

转载至“国际视野  
中国情怀 IPP评论”  
微信公众账号